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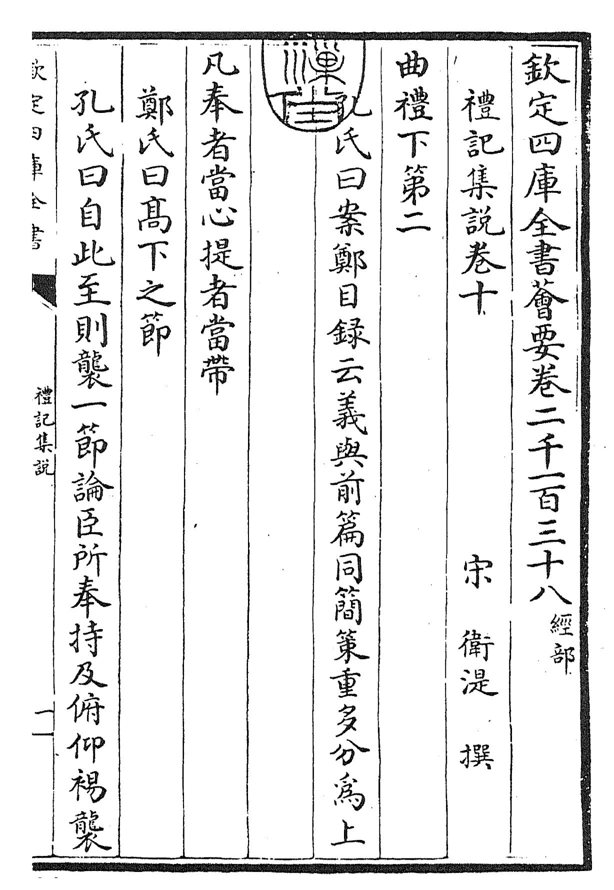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十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三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説卷十

宋 衛湜 撰

曲禮下第二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為上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鄭氏曰髙下之節

孔氏曰自此至則襲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俯仰裼襲

之節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必仰手當心以奉之提之者必屈臂當帶而提之帶有二朝服之帶高於心深衣之帶下於脅此謂深衣之帶蓋古人常著深衣故也

藍田呂氏曰奉者承之以兩手也提者挈之以一手也

廬陵胡氏曰案玉藻與深衣說則朝服之帶當心上而深衣之帶當脅下凡提挈物者高下皆以帶為準

不必專指深衣之帶

馬氏曰容止不有禮則不可觀進退不有禮則不可度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爲利害之所召一執玉之俯仰爲禍福之所係則凡見於奉提操執行立屈伸之末者其可忽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以爲驕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君子以爲禮者執主器以高爲貴執己器以下爲敬故也詩曰奉璋峩峩是奉者必高故言當心禮曰長者與之提攜是提者必下故言

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鄭氏曰衡謂與心平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

孔氏曰前明常法此又明臣為君上提奉之禮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天子至尊故臣為擎奉皆高於心國君降於天子故臣為擎奉

與心齊平凡言衡有二處大夫衡視則面爲衡此衡謂與心平也大夫又降於諸侯故下於心士卑故提之又在綏之下上云提者當帶

嚴陵方氏曰夫器無貴賤因人而爲貴賤自天子以至於士貴賤之等各有差等故人愈貴而執器者愈恭焉

山陰陸氏曰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則所謂平衡與眉齊矣上衡又少高焉眉一名衡豈爲是歟眉爲

衡則鼻爲準頄爲顴之類可知上衡若今奉御食器上眉是也

廬陵胡氏曰衡權衡也執天子之器宜加敬如衡之昂也上猶高昂平謂不昂綏安舒貌如所謂綏旌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鄭氏曰重謹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尚左手尊左也車

輪謂行不絕也佩倚及垂委是君臣俯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

孔氏曰此明持奉手足之儀及授受時禮也禮大夫稱主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爲君者士則不然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謹重器雖輕小執之恒如重而不勝之容故孔子執圭如不勝而聘禮上介執玉如重是也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也曳

拽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行也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君若直立而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故佩垂於前君若重謹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彌曲故佩委於地

馬氏曰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立容德又曰立容辨卑毋諂曲禮曰立如齊則自奉者當心以至尚左手

者手容恭也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足容重也磬折垂佩者立容德而辨卑如齊也

嚴陵方氏曰少儀言執虛如執盈少者且然而況壯者乎孔子執圭如不勝聖人且然而況常人乎執主器尚左手者左手不如右強尚左手則下右手可知矣尚左手所以爲容下右手所以致力而已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士相見禮曰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與此同意

藍田吕氏曰尚左手者人手利於用右不利於用左以利用者在下防失墜也不舉足如車輪之曳地則行步之慎也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謂君臣授受之節也如前所謂尊卑垂帨也凡授受者尊卑皆磬折故垂佩也然臣當加恭於君故有佩倚佩垂佩委之差也必俟主佩倚然後臣佩垂猶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亦各從其所宜也

山陰陸氏曰朝則結佩今其言如此則所謂結佩結

雙璜而已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鄭氏曰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孔氏曰執玉謂諸侯所執圭璧朝於王及諸侯相朝所用也藉謂藉玉之藻鄭註覲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

諸侯則三采子男二采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是也旣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上玄下黄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故聘禮云皆玄纁繫長尺絇組是也板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

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故鄭註聘禮云裼者左袒也今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既有藻以承其玉若畫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裼若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註云賤不裼也以賈賤故不

言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賔注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藻合襲也又云賔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此所謂無藉者襲也聘禮又云賔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賔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也凡朝聘賔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享之時則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

有藻其餘則束帛加辟既有束帛不須藻也又皇氏曰鄭註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者以經據人之裼襲欲明王亦有裼襲也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是寳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特而襲也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加束帛而裼也又熊氏曰鄭註上明賔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以下又

明賔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賔主俱襲行享時用辟琮加束帛賔主俱裼也

藍田呂氏曰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賔賔襲執圭公襲受圭授宰玉裼降立賔裼奉束帛加辟享當上介授賔圭以屈繅矣而云上介不襲及賔以束帛加辟享則無繅藉矣乃云賔裼則以垂藻屈藻爲有藉無藉固不可行矣竊意玉雖以藻爲藉此云有藉無藉者必以所加爲言如束帛之類謂之藉也始致

君命圭璋特達是無藉也故賔與公皆襲旣享束帛加辟是有藉也故賔裼如此則義理可推

長樂劉氏曰此直謂朝聘時耳圭璋辟琮琥璜皆玉也執辟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則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裼襲繫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繅無繅又繅非藉藉非繅藉者薦也繅者組也禮之質文以圭璋琥璜爲輕重而不在一尺之組爲屈伸

也

馬氏曰周官典瑞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然則玉之有繅藉所以著其用貞剛之德而藉之以柔順也繅藉有采就所以著其德之有隆殺玉之用雖殊而有藉則一禮言有藉則裼無藉則襲何也玉

有以繅爲之藉有以帛束爲之藉以繅爲藉所以飾之束帛爲藉所以將之則有藉則裼無藉則襲之說特施於束帛之藉而已考之聘禮方聘之時賔襲執圭公襲受玉其襲而不裼者以未有束帛之藉故也及享之時賔裼奉束帛加璧其裼而不襲者以有束帛之藉故也記曰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盖禮存於内心則以充美爲敬禮存於外心則以見美爲敬聘禮於其

始相見也執圭鞠躬以誠致其禮而已故襲所以稱其內心也及其受享則發氣盈容以文致其物而已故裼所以稱其外心也後世學者以有藉為垂繅無藉為屈繅而其甚又有圭璋特而襲之說然則聘禮賈人取圭垂繅宰執圭屈繅使者受圭垂繅上介執圭屈繅及使者歸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凡此謂垂繅屈繅可也謂之有藉無藉非也周官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雖非堂上之物其為藉也亦

束帛之類而已謂圭璋特而襲亦非也聘禮上介執圭不襲則一於裼而已玉藻言執玉龜襲則一於襲而已又何也上介不襲以聘之盛禮不在己故也執玉龜襲以執主器故也聘禮亦曰凡執玉無藉者襲山陰陸氏曰藉若辟藉以帛琮藉以錦云爾非所謂繅藉也聘禮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聘禮一書也言繅又別言藉則藉與繅異大行人

曰公繅藉九寸侯伯繅藉七寸若此者繅也小行人曰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若此者藉也

廬陵胡氏曰鄭氏謂裼襲指執玉之人非也經意盖謂玉有藻以藉者以袒裼而露見其美無藻以承者則以物覆襲之不暴露也豈謂人自裼襲

新安朱氏曰鄭說兩義詞太簡略指不分明疏家所引皇氏熊氏說始以垂屈言之但所云今言無者據垂之也乃與經文及所說上下文皆相反疑其據字

之下脱一不字至於圭璋辟琮之義則皇氏為失又

所引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亦牴牾

疑璧琮雖有藻而屈之當為無藉特以加於束帛故

從有藉之例而執之裼耳陸氏但取鄭註後說似亦

有理然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

長妾

鄭氏曰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

臣父時老臣

孔氏曰自此至同名一節總明稱謂之事世婦謂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諸侯雖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卿老世婦之名姪娣妻之兄女娣妻之妹從妻來為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家相謂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士不得呼此二等人名也　熊氏曰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也

藍田呂氏曰君之使臣臣之事君尊卑之勢雖殊其

所以相敬之道一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古者幼名男子冠而字女子笄而字所以別長幼也君之於臣妾雖冠笄亦名惟臣妾之長者不名所以別貴賤也卿老世臣家相皆其貴臣也世婦姪娣長妾皆其貴妾也均臣妾也特異其貴者蓋以禮敬之不敢慢也諸侯之臣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卿老者即上大夫卿也自天子至於士其臣之貴者皆稱老記曰天子之吏自稱於諸侯曰天

子之老列國之大夫使於諸侯自稱曰寡君之老又諸侯使卿弔於他國辭曰一介老某相執綍此天子諸侯之臣稱老者也魯臧氏老將如晉問此大夫之臣稱老者也士昏禮納采主人降授老雁此士之臣稱老者也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大夫有世臣也謂吾姑者謂之姪姪者妻之昆弟之子也娣其妹也皆大夫之貴妾也

馬氏曰卿老世臣家相梱外之貴者也世婦姪娣長

妾𡖖內之貴者也貴臣貴妾死而緦況生而可名之乎書稱成王之於周公曰公明保予康王之於畢公曰惟公克勤小物言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故平王稱齊桓公以伯舅稱晉文侯以父義和是天子之於臣亦有所不名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制禮者於君臣之際雖有自然之分而其相與之際皆以禮為節文非若秦漢以下尊君卑臣上下相絶也故古之待諸侯者不專以臣禮

也亦有賔禮焉不專以治外之道治也亦以家人之道治焉如此不名卿老世婦世臣姪娣家相長妾則其治外如治内所以爲卿老世臣家相之禮猶夫世婦姪娣長妾之禮也後世一以天子之尊巍然於上以臨羣臣名呼而隷役之君臣之間邈然相絶葢其爲天下既不以禮而專從事於法矣

講義曰禮必有所尊非獨在下者欲尊其上也雖居已之下猶或有尊焉故君於卿老世婦大夫於世臣

姪娣士於家相長妾皆不稱其名不以其爲臣妾而略之也

金華應氏曰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古者立國必有世家大族以培護其本根且有世臣大老以隆固其棟榦人君常寵異而尊禮之所以存忠厚養恭敬也氣脉不墜於先世典刑可厲乎後來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輔贊則一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夫外之有所統也若夫

內助之賢而舊者如世婦姪娣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女君其貴實隆於諸御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夫內之有所統也內外有所敬而不名則受其所敬者莫不竭其忠而盡心覩其可敬者莫不知所畏而稟命然後國政家事有所統一而緩急有所憑藉而倚重矣山陰陸氏曰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鄭氏謂從者姪娣也則士有姪娣明矣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

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不敢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大夫士之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與世子同名辟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

孔氏曰此以下明孝子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大夫有地者則亦稱曰君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今大夫有地雖同曰君而其子在喪不敢同天子稱

也大夫士之子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某臣之子宜辟之世子謂諸侯之適子也諸侯之臣為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同則嫌其名自比擬於君也世子貴不得同又若其子生在其君之世子前已為名而君來同已不須易也故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張氏曰稱嗣子某或殷禮也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

薨稱子無言嗣子某者大夫之子稱未聞

臨川王氏曰君大夫之子國君及大夫之子也

藍田呂氏曰君大夫之稱未之聞也先儒云天子大夫有土地者其說雖不經見然攷之此章立文之意義當然也葢言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嗣天子之稱也辟嗣天子者必天子之大夫也又言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辟嗣諸侯之稱也辟嗣諸侯者必諸侯之士大夫也謂之君大夫者食

采於畿内爵則諸侯位則大夫也謂之君大夫之子者嗣爲天子之大夫也大夫士之子者嗣爲諸侯之大夫士也記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考之詩書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之詩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洛誥之文在成王營成周之時也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周官之文在成王滅淮夷之後也皆非未除喪之稱然此章所云恐非自稱之文當止曰小子可也

馬氏曰詩曰嗟予小子書曰眇眇予末小子皆天子

未除喪之稱也盖天子域中之大故必謙以小子諸侯有繼世之禮故必命以嗣此在下者所以必辟之也禮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春秋傳曰在喪公侯曰子儀禮士喪服曰哀子某是國君與士之所自稱者如此而已然則春秋之例踰年稱公何耶盖以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踰年稱公以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故三年稱子衛宣公未葬而嗣子稱侯非禮也晉有小子侯僭禮也大夫士之子先國君而名同

之者猶稱字盖君雖不奪其名而臣不可不稱字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鄭氏曰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

以備耦也憂或爲疾

孔氏曰射法毎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貴賤

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

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耦

於大夫又司射擔耦畢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是言

士得備預為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某有負薪之憂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擔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憂勞也言已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庶人子負薪令士云者謙辭

藍田吕氏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不能射者男子恥之士雖不能射可以疾為辭而不可以不能辭也孟仲子曰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采薪

猶負薪也

長樂劉氏曰周之士以鄉三物選未有不閑六藝而爲士者及其末世禮教衰微而士有不能射者猶未忘乎三物之教故托以負薪之勞焉

馬氏曰先王之時司徒以六藝教民州長歲時會射于州序故鄉之所共有射器而鄉大夫之所詢有禮具於射也有司徒以作其耦有司馬以正其儀有扑以戒其失有算以課其功勝者則先升後降袒決

張弓以飲不勝者不勝者後升先降說拾弛弓以飲於勝者而其辱有不肖之稱方是時也其相尚以射如此庸詎有士不能爭所謂不能者非不能也不善於此而已詩曰無射亦保

吳郡范氏曰射者男子之事一藝而文武之道備焉其爲法也內志欲正外體欲直容止欲比於禮節度欲比於樂有揖遜之儀有反求諸己之道蓋立文之外又足以致心檢形防非僻而蹈中正古人進德修

業凡可以自助者皆習焉射蓋其一端也是以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爲恥君使之射而偶未習焉則不敢以不能對而以疾辭負薪之憂賤人之疾也真不能而不敢以不能對則當時之士皆習於射可知大抵古人進德修業之外又於日用之常有可以閑邪而存誠者無所不用其至其可玫者佩玉也琴瑟也射也故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士無故不徹琴瑟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不能則辭以疾可謂無所不用其

至矣夫假於外物猶若此而況其收視反聽退藏於
密以存其心養其性者乎後世乃以弧矢爲武夫之
事琴瑟爲樂工之職若佩玉則僅於祭服不得已而
時用之耳成大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氏曰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

孔氏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問一人則一人
直對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己者

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也

藍田呂氏曰不顧望而對則如恐人之先已若有所爭然

嚴陵方氏曰顧於後有所省望於前有所瞻必顧望而後對者以示其不敢專也

廬陵胡氏曰顧望若漢文問上林尉尉左右視

金華應氏曰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之意言不輕發必當其可非但謙遜而已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鄭氏曰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

孔氏曰自此至之法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不務變之從新也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如殷雖尊貴猶服旁親周以尊降服

哭泣之位如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謂故俗也舉此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謹修其法若夏殷子孫在周則各謹修先世之禮法審慎以行之也　熊氏曰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啟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盖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

橫渠張氏曰行禮不求變俗於新國舊俗之法雖未盡善不遽矯變之也蓋懷舊君之恩義不變父母邦之舊法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古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道合則從不可則去君臣之義也故以道去其君者君所以待之者三有禮焉故臣爲舊君反

服而君未之絶也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吾於父母之國夫豈不懷況以道去君君待之有禮則舍故從新仁人君子有所不忍此行禮所以不求變俗也俗者吾父母之國俗也雖去而之他國至於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舊謹修審行而不輕改者不忍忘吾父母之國也

馬氏曰從俗禮也變俗亦禮也求變俗非禮也君子之於俗可則從否則變宜從而變則爲亂常宜變而

從則爲泥俗周禮本俗六以安萬民成王封康叔啓以商政封唐叔啓以夏政以其宜從而從之也易在革則去故在鼎則取新五帝不同樂而治三代不同禮而王以其宜變而變之也如此則豈故拂民以求變俗哉凡因彼而已君子之不求變俗多矣特言祭祀居喪哭泣之位者以人情於此尤不忍變故也滕之諸臣曰喪祭從先祖是也

李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於上而風俗齊於下家無

異道人無異德而祭祀居喪哭泣之禮有所不同無害其為同也故修其教不易其俗是以俗安而不偷且周之治於都鄙曰禮俗以馭其民以王畿之禮俗猶不必其同也故土均氏曰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其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蓋地之媺惡不齊故禮俗之異以其禮俗之異則治之法不得不異也

廣安游氏曰舊俗之禮君子不求變之者因其俗之故常而行禮則不煩而易為力古之為法者行乎其

簡而不行乎其煩行乎其常而不行乎其變茍變俗而行禮則煩而難行人且不聽祭祀喪服哭泣三者則又加於鬼神鬼神所安而不可輕易者也所謂國之故者言其故之所自來皆有祖述而不茍然也且不變之說有三非鬼神之所安一也煩而難行二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三也故夫不變其俗以行禮在乎謹修其法而審行之使不失其故耳

嚴陵方氏曰治其壞謂之修措諸事謂之行修之有

詳略不可不慎也故言謹行之有當否不可不察也故言審

廬陵胡氏曰謂去父母之國而居他國者非也此但謂行禮安知去國乎俗謂本國之俗君子居本國不當變易風俗求合於禮而已

去國三世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禄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禄有列於朝謂君不絶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也若兄弟宗族猶存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興謂起爲卿大夫從新國之法謂故國與己無恩

孔氏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去國謂三諫不從及他事被黜兄弟宗族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

之後也已於本國無列無詔然未仕新國宗族猶存
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也若本
國無列無詔而今始仕新國者所行禮悉改從新也
推此而言則故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
若無列無詔而不仕新國者猶不得從新矣
臨川王氏曰有列則有詔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故
國各有法也
藍田呂氏曰以道去君君未之絶雖三世之久爵禄

猶有列於朝者謂君為之立後以承先祀而食其田祿出入猶有詔於國者如去魯之齊又之晉復歸於魯君旣未絕之則出入他國猶反告於舊君也如是者若其兄弟宗族猶存則必有宗子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如去國三世收其田里掃其宗廟舊君與己出入不相聞也則去吾父母之國其日遠在吾君臣之際其恩絕可以變舊國之俗從新國之法矣然猶俟起為卿大夫然後從新者厚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以傳統而為後故謂之宗後夫於朝猶有列於國猶有詔於家猶有宗與族則彼所以待我者恩好猶未絶也如之何其遽絶之哉則反告之禮固所宜矣至於爵禄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則宗族不存亦可知矣如之何其反告之哉

馬氏曰人臣有舊君之服不過齊衰三月而已去國三世出入猶詔於國吉凶猶詔於宗後何也舊國者人之所不能忘宗族者人之所不可絶今夫鳥獸之

過故鄉猶回翔躑躅而後去狐之將死猶正丘首而後斃況於人乎故太公封於齊世葬於周君子以為不忘其本則去國三世而恩義不斷理固然也蓋爵祿有列於朝則是不棄其後也出入有詔於國則是不絶其好也如此則吾之所以反告者其可已乎夫爵祿有列於朝則有宗後以合其族爵祿無列於朝則無宗後之法無宗後則不特不反告而已故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蓋方其未仕也雖守舊國之法可

也及興而仕人則有所隸矣其可復爲未仕之所爲乎

山陰陸氏曰言君子去國三世不失其位至於他邦而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舊國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蓋去國三世兄弟宗族容有弗存者矣若去國三世其在新國爵禄無列出入無詔是去國而失其位也舊國無恩可知故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孟子曰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

先之於其所往如是而爵禄無列於新國之朝或寡矣

廬陵胡氏曰孔子去宋既久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不從新國之法者與此異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為天下者以家道為之天子有其宗族以保天下諸侯有其宗族以保其國卿大夫士有宗族以保其家故其禮皆以宗族之存亡為之輕重也若爵禄無列於朝則君無恩於已矣出入無詔

於國則宗族無恩於已矣若此者當變猶不遽變也

於其興起爲卿大夫之日然後從新國之法焉皆所

以重其本之道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鄭氏曰不更名亦重本暴貴不爲父作謚子事父無

貴賤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沒不可輒改爲名謚之事名是

父所作父死更作新名似遺棄其父也暴貴謂非一

等之位若本爲士庶今起爲諸侯者也諡者列平生
德行而爲作美號若父昔賤已今暴貴忽爲造諡似
鄙薄父賤不宜爲貴人父也
藍田吕氏曰已孫不更名有所不忍也已孫暴貴不
爲父作諡有所不敢也不忍愛也不敢敬也愛敬盡
於事親而已古者子生三月妻以子見而父名之斯
名也父之所命也親存而有所稟命猶可更也已孫
更之輕廢父命孝子之所不忍也父爲士子爲天子

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可以己之祿養其親不敢以己之爵加其親也父之爵卑不當謚而己之爵當謚以己當謚而作其父謚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其親而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周之追王太王王季何也當周之興王迹基於太王王季文王世世修德至武王而有天下武王周公追述其功義起斯禮非後世追王之比也

馬氏曰名雖不可更以字行可也今律有所避忌則

行字者聽是也謚雖不可作德盛者可也武王周公
追謚大王王季是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
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鄭氏曰爲禮各於其時居喪言樂而下謂非其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行禮各有時之事居喪居父母之
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宫及葬等禮也
祭禮謂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

服之後也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皆許讀之

横渠張氏曰禮在平日豈不常學如祭禮樂章豈必喪終乃學此言者蓋爲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居喪者他書不可觀惟喪祭可讀若觀他書却似都忘

藍田吕氏曰學必於其時言必於其所居喪者自大功以上廢業則哀不志於學矣然送死之大事莫詳

於喪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則未葬不可不知也事死之經莫詳於祭禮所以追養致孝則旣葬不可不知也讀是書也非肄業也當是時不知是事不以禮事其親也喪復常者旣禫踰月則卽吉也居喪不言樂至此始可以讀樂章也古者吉凶之事不相干也哀樂之情不可以貳也貳則不誠不足以奉大事故喪凶事也不言樂祭吉事也不言凶如臨喪不笑臨樂不歎之比皆以其非所也肅敬者公庭之事也燕

昵者私庭之事也婦人私昵之事不可以言於公庭
長樂劉氏曰讀喪禮者重其喪葬不敢自任必求範
於先王也讀祭禮者祭有等降不敢以非禮事其先
也讀樂章者言祭於先廟未始不用樂而歌其詩不
忘其祖先之德也
馬氏曰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
功之喪言而不及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夫小功
之喪議而不及樂況大於此而可言樂乎古者易服

而葬周官蜡氏凡大祭祀禁凶服祭義郊之祭喪者不敢哭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凶也又況祭祀可言凶乎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凡欲無相瀆而已又況公庭可言婦女乎居喪不言樂後世猶有如衛孫文子者公庭不言婦女後世猶有如陳靈公者此季札洩冶所以譏之

長樂陳氏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

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瀆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喪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故曰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宰予欲短喪孔子以爲不仁閔子騫子夏援琴而哀樂孔子皆以爲君子則喪復常讀樂章先王之中制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鄭氏曰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

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當豫事書簿領也不豫拂整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也不豫周正皆宜誅責也

嚴陵方氏曰端謂正其簡書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倒筴側龜與振書其過非大然皆有誅疑若已甚蓋以羣臣之衆而奉一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所以防其漸歟

禮記集說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三十九 經部

禮記集說卷十一

宋 衛湜 撰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鄭氏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

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爲菲
此皆凶服也方板也士喪禮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
若五凶器明器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
孔氏曰此以下明臣入公門當謹慎其物有不得入
者席蓋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
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爲緩宜停外也絺綌葛
也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故不著入也若尸乘
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門也厭

冠謂厭帖無梁纚爲五服喪所着也書謂條録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衰喪服也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臣在公宫而死凶具宜告而入也

藍田吕氏曰几所以凴杖所以扶席所以坐蓋所以禦日與雨袗絺綌所以袦袢暑皆燕安之具入公門而用之近不恭也孔子表而出之表謂加上服以蔽之單則褻也孔子雖不入公門亦表而出之則與衆

加恭也吉冠有纚有梁而喪冠無之故厭然也君子不奪人之喪雖入公門無所辟也臣子之義嫌於不祥故舉其重而辟之士所以入公門說齊衰也言脫齊衰則大功以下不脫也大功以下雖不脫衰而厭冠必脫也齊衰厭冠衰屨皆脫也斬衰固脫矣其未成服者雖扱衽亦不入皆嫌於不祥也衰五服之衰也書方衰凶器三者皆爲臣妾有死於宫者君亦許之殯而成喪然必告君乃得入也爲君使而死公館

復私舘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異也明死於公宮者得成喪也

馬氏曰先王之時掌蓍龜有官賜几杖有等周官若有祭事則龜人奉龜凡國事筮人共筮龜蓍非君命而入公門則是掌筴龜者可以擅卜筮也几杖非尸與七十者而入公門則是人臣可以自長老也扱衽者孝子未成服之飾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蟜固曰士唯公門說齊衰與此同義

然閹人潛服賊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少儀曰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玉藻曰非列采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則公門之禁多矣曲禮之所言特其大略而已

山陰陸氏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此謂齊衰服者故曰士唯公門説齊衰凡服皆先納屨屨而後服服而已冠厭冠冠在下以此厭冠齊衰喪冠厭於斬衰故也先儒謂扱衽於擗踊為妨則扱衽蓋成服之

服

廬陵胡氏曰龜筴嫌有異謀若南蒯將叛枚筮是也

公事不私議

鄭氏曰嫌若姦也

馬氏曰公事而私議則是弼違者可以後言也然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聖人之於人可與言未嘗不言不可與言未嘗失言季孫之用田賦固非孔子之所能正其私於冉有有

豈得已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廏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有田禄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鄭氏曰宗廟爲先廏庫爲次重先祖及國之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禄者祭器可假有田禄者祭服宜自有粥賣也丘壟也不粥不衣

不斬廣敬也

孔氏曰自此至於士總論大夫所造祭器衣服幷明祭器所寄之事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崇敬祖禰故祭器爲先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歛邑民共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共養人之飮食器也自聽爲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廄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

器此言祭器爲先者對犧賦養器爲先其實在祭服之後也然大夫及士有田禄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禄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若有田禄雖得造器必先爲祭服後爲祭器耳縁人形叅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共有可暫假也

廬陵胡氏曰家謂人家鄭云大夫稱家非也若止謂大夫造祭器則下云祭器不踰竟何以兼士乎犧牛也鄭云天子之大夫祭祀賦邑民共牲牢故曰犧賦然據禮及孟子惟諸侯得有犧牲大夫豈得有乎禮言諸侯大夫少牢亦不言天子大夫大牢也要之犧賦總言牲耳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行莫先於敬鬼神誠不欺於鬼神則於天下也何有故言禮者必以祭祀為先營宮

室者必以宗廟爲先造器者必以祭器爲先有田祿者先爲祭服亦有尊也言營宫室雖大夫有宗廟皆然非獨諸侯也言家造者雖士有田祿者皆然非獨大夫也宗廟祭器事吾先也廏庫犧賦待吾衆也居室養器奉吾私也此先後之序也廏以養牛馬犧牲庫以藏兵也犧賦亦謂器也犧牲之器如牢互盆簝之屬也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旗物戈劒之屬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故也

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
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粥之
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仁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
則褻褻之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兆爲宮室而斬
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是亦不敬也
馬氏曰太王之遷豳也宗廟奕奕然後百堵皆興宣
王之考室也嗣續妣祖然後築室百堵則古人之營
宮室者豈嘗不先宗廟哉檀弓曰喪不慮居爲無廟

也記以士之臣爲家相則士亦可以稱家也周官載師有士田則士之有田禄者亦可以設祭器也嚴陵方氏曰以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爲非禮以有田禄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爲禮此其辨也

山陰陸氏曰不設祭器即用養器可知無田禄者謂若孟子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亦其一端此雖有禄非田禄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鄭氏曰祭器用君禄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己復還

孔氏曰此以下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踰越也既放出故祭器不得自隨越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既不將去故寄於同僚令彼得用不使毀敗蕫還復用大夫士義皆

然也

長樂劉氏曰祭器出於田禄也棄田禄而去之亦不以祭器踰竟欲以廉潔事其祖先己既不義其禄祖先亦不義其器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不踰竟者不敢以君禄所造之器而用於他人之國也大夫士寓祭器者不欲使之為無用之器故各寄於得用之家也

馬氏曰君之於臣也在竟則有賜環之禮在他國則

有幣召之禮故孔子在陳未嘗不思歸魯孟子去齊未嘗不思反予夫豈悻悻然若小丈夫示其必不復哉此祭器所以必寓也昔微子去殷抱祭器而之周者抱君之祭器也抱己之祭器不可也抱己之祭器猶不可況春秋之時有載祏而行者有載寶而歸者甚有至於以邑自隨者此君子之所疾也傳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合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孔悝南宮敬叔孫林父之徒豈知此哉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為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菲也簚覆笭也髦馬不鬋落也蚤讀為爪鬋鬋鬢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簚或為幕

孔氏曰此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予環則還予玦便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壇者除地不爲壇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緣中衣緣也素服裏有中衣吉時用采緣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絇爲飾士冠禮云玄冠黑屨青絇博寸鄭云絇之言拘也古屨以物繫之爲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爲絇著屨頭以受穿貫今凶故無

約也素簚白狗皮爲之簚車覆闌也禮人君羔幦虎犆大夫鹿幦豹犆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旣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吉則翦剔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蚤治手足爪也鬋剔治鬚髮也吉則治鬋爲飾凶故不翦也不祭食者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說己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不也自貶三月然後

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

臨川王氏曰孔氏云大夫三年待放竟上士不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常行待放之禮乎或者古之大夫有得罪被放於竟上三年而後聽其去者乎故季孫請囚於費以待察春秋有放大夫之文蓋緣此禮也又三諫不從則去亦不可必以爲常要之三諫不從而不能去則苟祿者也如孔子去國乃未

嘗一諫也且待放得環則還是以待放要君耳三諫不從以為不合則可以去雖有庶幾其君或改之心如孟子三宿然後出晝可也何待三年

藍田吕氏曰大夫士去國喪其位也大夫士喪位猶諸侯之失國家去其墳墓捐其宗廟無禄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也為壇而哭衣冠裳以素輿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心喪之禮也禮庶民為國君齊衰三月寄公為所寓士仕焉而已者大夫以道去而猶未絶者

皆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今去其君雖非喪也然重絶君臣之義故以心喪自處而期以三月故曰三月而復服也鞮屨革屨也周官鞮屨氏盖蠻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爲韋非吉屨也孔子去魯以微罪行樂毅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以已無罪而説於人則君有罪矣君子不忍爲者厚之至也

馬氏曰爲壇位鄉國而哭以至婦人不當御皆處之以凶禮也既夕禮曰主人乗惡車白狗幦馬不齊髦

周禮喪車大禎則素簚者未練之禮也士虞禮曰既祔則沐浴櫛搔翦則不搔翦者未祔之禮也然喪禮或以菅或以蒯或以繩或以麻而不以鞮屨鞮屨謂革屨也喪不飲酒食肉不特不祭食則不祭食者非盛禮之食也凡此特自貶而已又不必純之以凶禮也古之去國者其仁至於嚮國而哭其義至於不說人以無罪子鮮之去衛不嚮衛國而坐非所謂仁元咺之奔晉則訟其君以求勝非所謂義也

山陰陸氏曰素衣素裳素冠徹緣此服蓋凖練衣小變也

嚴陵方氏曰復服者復其常服之事也以上諸服皆非常服之事故於此言復焉

廣安游氏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戰勝以喪禮處之凶災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重用兵也凶災以喪禮處之重天災也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去本也且非特以喪禮

自處也人將以喪禮弔之焉去國則弔之凶災則弔之故夫去國古人之所大患也棄其君者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其去國之可悲也明矣趙宣子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董狐以弒君書之蓋不踰竟則其復也易踰竟則其復難不踰竟則其禮未有變也踰竟則變禮而以喪處之二者謂憂之輕重蓋不同矣且假使宣子亡而越竟是潔其身而去國也反而討賊是為國除亂也今也内不討賊外不潔身

則弑君之罪將誰任其責哉此董狐所以罪之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鄭氏曰謂大夫士見君既拜矣而復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還辟不敢答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

孔氏曰自此至相答拜也一節論君臣男女相答拜之法此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勞慰也還辟逡

巡也稽首頭至地也初至行聘享私覿禮畢而主君又别慰勞已在道路之勤故逡巡而退辟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君若迎拜謂聘賔初至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賔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逡巡不敢答主君之拜故聘禮云賔入門左公再拜賔辟不答拜是也

藍田吕氏曰還辟再拜稽首以君臣之禮見他國之君也迎拜則還辟他國之君以賔主之禮接己而已

不敢抗也

馬氏曰禮莫盛於再拜拜莫重於稽首儀禮周官凡賔主君臣之接也皆以再拜為節特鄉飲則主人三拜衆賔一拜而已士相見聘禮至於禮之殺者亦一拜而已再拜所以為盛禮也周官九拜先稽首記曰稽首服之甚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此稽首所以為禮之重也所謂大夫者聘禮之賔也所謂士者聘禮

之介也總而言之皆謂之客故周官司儀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是也然聘禮賔之受几受幣私覿莫不稽首其於郊勞與歸饔餼者亦稽首則大夫之稽首於國君者非特拜勞而已記之所言特一端也聘禮卿勞賔於郊賔再拜勞者不答拜及歸饔餼賔再拜大夫不答拜昬禮賔奠雁再拜主人不答拜則不敢答拜者非特辟君之迎拜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葉氏[棣]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故大夫士見於國君

不敢答拜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故下文貴賤雖不敵
賔主相尊則先拜貴貴者禮也尊賢者義也
江陵項氏曰荀子大畧篇曰平衡曰拜謂磬折頭與
腰平如衡也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臣拜
不稽首以是推之則今之折腰揖即古之拜也今之
低首揖即古之稽首也今之拜伏其頭至地乃類古
之稽顙耳然今之拜自是古之跪俛伏三事殊與古
拜不類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聲用今之喏亦是

兩事皆與古揖不類也古揖舉手而無聲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鄭氏曰尊賢也

孔氏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惟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為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

藍田呂氏曰尊賢之義貴賤之勢有不得奪之也

馬氏曰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然則拜之禮蓋亦若此故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也燕禮賓升自西階主人先拜至聘禮賓入大門主君先拜迎則先拜之禮不特大夫士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

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也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非其臣則答拜不臣人之臣也大夫答其臣之拜辟正君也男女嫌遠别不相答拜以明之

孔氏曰禮尚往來已雖賢德而必皆相答拜凡拜而不答拜者唯弔喪與士見己君二條耳弔賓本來助

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士拜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大夫見於國君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也若君於己士以其賤故不答拜他國之士非己尊

所加故答之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為士敬之故也大夫為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己臣貴賤皆答拜也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

横渠張氏曰弔喪不答拜主人拜伏以哭弔者難答故辟之君於士不答拜於大夫亦有時而答尊賢也

講義曰舉弔喪及見國君二條以明拜之皆答耳

藍田呂氏曰弔喪者主人拜賔賔不荅少儀曰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諸侯使人相弔辭云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則凡弔者非以賔客來獨主拜賔之辱而已賔不可申其敬也

馬氏曰士喪禮弔者升自西階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賔出主人拜送於門外三日成服主人拜衆賔此弔喪所以無荅拜之禮也士之於君朝則不坐燕則

不與大享則旅食而已此君於士所以無答拜之禮也君於他邦之人使介者還其幣則非其臣答拜之可知矣大夫之臣不稽首於大夫所以辟君也則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可知矣昏禮主婦一拜壻答再拜則男女相答拜可知矣

廬陵胡氏曰左傳哀十二年仲尼弔季孫放絰而拜則喪賓亦拜矣

長樂劉氏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者古之士

進以道不以禄也道可以固國康民者非禮不足以安之君而無禮雖萬鍾之禄不顧也是故以禄致者不足以爲賢又况其君慢之而不顧者乎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然則拜其辱爲國以致其忠非憚其屈己也矧其下者乎君於士不答拜者始升於鄉去民未遠也大夫之於士猶國君之於大夫焉男女相答拜人倫之義以敬爲本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鄭氏曰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孔氏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産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夏亦當然不掩羣者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麛鹿子之稱凡獸子亦得通稱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王制言諸侯不掩羣者夏禮也此明周制

藍田呂氏曰古之田獵獻禽以共祭祀之用且因農

隙以講事也豣祭獸然後田獵則田必在秋冬矣然
周官有四時之田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此亦云春田則春雖亦有田而非田獵之政因時講
事而已故不尚多獲而暴天物也言春田而不言夏
田夏不田也故言三田異於周官也
長樂劉氏曰蒐苗獮狩一則驅禽獸不害稼穡二則
習戰陣以備盜賊然而春夏蟄蟲孳生雛稚未成雖
保息之禮必行而恤物之心猶在王制夏禮也此經

周禮也小有不同同出於仁也

長樂陳氏曰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産止之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早者禁愈嚴園澤掩羣固四時之田所同禁特以春言之者方孚乳之時尤在所禁故也以其從天子故稱諸侯而已以與其臣故稱國君焉

馬氏曰王制曰禽獸不中殺不粥於市穀梁曰不成禽不獻則士不取麛卵可知矣王制又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盖諸侯在國則南面以君道而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全臣道而與天子異則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觀車攻言會諸侯於東都春秋傳言會王之東蒐則諸侯會王田獵之禮可知矣然則大夫不掩羣士

不取麛卵則其從諸侯田獵又可知矣

李氏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故春田不圍澤不麛不卵是故物得其養故春蒐有一發五豵之多冬狩有辰牡孔碩之美而人得以盡其奉上之誠於悉率左右之際百姓聞之者樂其德之仁見之者喜其儀之髮先王之田蓋如此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鄭氏曰登成也君大夫士皆爲歲凶自貶損憂民也

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

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

太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

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鐘磬之屬梁加食也不樂去琴

瑟

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

水旱災害也鄭註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

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今謂歲旣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也膳美食名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凶饑不殺牲也年豐則馬食穀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爲不治其草萊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樂有縣鐘磬因曰縣也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故凶年去之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大夫士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舉小

者言耳

藍田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爲一身者也疾痛疴癢所以感吾惻怛怵惕之心非有知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爲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也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饑色國君大夫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王食大夫士非無田祿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馬不食穀則芻秣而已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奪人食而食馬與牲仁人所不為也凡此皆與民同憂自貶之道也及乎有九年之畜雖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其憂者無不同其樂也

嚴陵方氏曰馬不食穀者雜記言凶年乘駑馬以駑馬之賤不必秣之也士之賤必飲酒然後用樂故以飲酒言之曰膳不祭肺則燕食可知馬不食穀則牲牢可知馳道不除則常行之道可知祭事不縣則賓

客之事可知凡此皆舉重以明輕也大夫不食粱則不祭可知士飲酒不樂則不縣可知凡此皆舉小以見大也然君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爲多臣之所以自貶者其類爲少豈非位有貴賤故責有輕重歟

馬氏曰大司徒於荒政言弛力眚禮蕃樂則馳道不除弛力也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眚禮也祭事不縣士飲酒不樂蕃樂也大司樂大凶令弛縣則不縣不特祭事而已於祭事言不縣則膳可知也

雜記凶年祀以下牲則祭不特不縣而已言縣則牲可知也司服言大荒則素服玉藻言年不順成君衣布則君不特不祭肺而已言膳則衣可知也大夫以粱為加食君膳不祭肺故大夫不敢食粱士無故不去琴瑟君弛縣故士不敢飲酒以樂凡此皆去備也先王之於凶荒也有珍圭以恤之有委積以待之於關市則無征於刑貶則有慮大至於移民通財糾守小至於舍禁多昬殺禮猶以為未也故膳不祭肺不

食粱不樂而損於自養馬不食穀馳道不除而損於自奉凡欲與民同患而已司徒荒政索鬼神大祝天哉彌祀社稷禱祠祭法雩禜祭水旱詩之雲漢靡神不舉則歲凶莫不祭也司巫大旱則舞雩女巫大烖歌哭而請則祭莫不有樂也然祭則有禱而無祀樂則有歌舞而無縣有禱而無祀郊特牲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粱所謂禱而不祀是也有歌舞而無縣曲禮所謂祭事不縣大司樂所謂凡國之大憂令

弛縣是也樂者所以薦鬼神也凶年君膳不祭肺可也祭事不縣以虧祭可乎盖樂雖所以薦鬼神亦所以崇己之德也凶年不祭失德之效也茍失其德安取於樂乎記曰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

長樂陳氏曰君子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故吉事則推先於神凶事則責先於身方其為宫室則先宗廟後宫室為器則先祭器後燕器推先於神也歲凶則先膳不祭肺而後祭事不縣責先於身也大蜡之

禮年之順成而通則曰報神而不可以為人功年不順成而不通則曰謹民財而不以為神蓋亦此意也旴江李氏曰掌客凡禮賔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由是觀之非直以歲之凶則殺邦用若新建國及札喪禍烖在野在外皆殺禮也禮許儉不許無安得重困於無聊之民求備乎籩豆之事也人主所宜動心矣膳夫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由是觀之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爲之貶也譬如父母其子之不哺而日飫膏粱可哉人主所宜動心矣如此經所云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下爲之感人心爲之悅用度不足海内不安未之前聞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鄭氏曰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

孔氏曰此明無災者也君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

玉比德故恒佩玉徹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此士謂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但比德爲重故以君上明之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藍田呂氏曰君子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養其血氣志慮無所不在於和使放心邪氣不得接焉此樂所以無故而不得舍也災患喪病方在所憂故不可

參以樂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故不去身非特爲飾亦有玉聲鏘鳴中於五音近於樂也

長樂陳氏曰君無故玉不去身禮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去琴瑟樂也鐘尚羽而象地磬尚聲而象水皆特縣之以致用也瑟亦琴類也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耳樂之大者在鐘磬大夫以智帥人之大者也故不徹縣其常御者在琴瑟士則事人有常

心者也故不徹琴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故猶事也必謂之故則以有所因焉有吉事而謂之故者有凶事而謂之故者王制言諸侯無故不殺牛蓋吉事故也先儒謂祭饗之類是矣此言君無故玉不去身蓋凶事故也先儒謂災喪之類是矣雖或吉凶之不同然有所因則一而已是以同謂之故也夫公侯山玄大夫水蒼士瓀玟則玉固上下之所通佩也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則縣亦

上下之所通用也詩言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又言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則琴瑟亦上下之所通御也經之所言亦隨其輕重而繫之耳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鄭氏曰再拜稽首起敬也必請必告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

君勞問必拜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君他日別日也安取彼猶云何處取彼物

問何處得前所獻之物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不即問而俟他日者士有貢獻乃自致於外而不敢見恐

君荅己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對謂對得物所由也大夫私行謂非爲君行也疆界也既非公事

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是

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大夫還必有獻士告反而已行還而君若慰勞己之勞晋則已拜之若問其行拜竟而起對大夫士通如此先拜後荅急謝見問之恩也

藍田呂氏曰君之於臣雖名位有等而所以上下相交不間於貴賤故雖士亦有獻於君焉皆所以達臣子荅養君親之誠心而不可却也

嚴陵方氏曰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子之事親出

必告反必面故臣之事君出必請反必告焉他日者以今日爲正故明日之後爲他

石林葉氏曰臣從君之朝聘有私覿則爲外交以其貳命之事也其在國則有私行而不爲外交以其順己之事也然而大夫成德之爵君以賢而尊之不有薦饗則無以重君之荅已故反必獻士則職位爲卑君所以不荅拜也故反必告然則士之出與大夫同其反與大夫異者尊卑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故士有獻於國君問曰安取彼古之獻於君也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士親而君必問之者葢所謂親者非親進之親致於將命者而已古之爲臣也無私行出疆之禮告於君而後可也臣之於君子之於親一也子之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或有賜焉必獻以示不敢有已而無私畜也臣於君亦然獻則必告

告則不必獻於大夫言有獻於士言告以大夫德足以致人之儀物也聘禮使者歸若有獻則告曰某君之賜也則大夫有獻不特施於私行而已聘禮君使宰賜使者幣則君於大夫之獻不特受之而已聘禮君荅拜此不言者君於大夫無所不荅拜於士爲介則荅拜於行則不荅

廬陵胡氏曰春秋之義臣無竟外交此云私行出疆非正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鄭氏曰奈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慇勤之言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士死其所受於君衆謂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

死其所守之事柰何猶言如何也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大夫士去國皆謂三諫不從及以罪見黜者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雖無臣民而屬吏止之也士亦有廟辟大夫故言墳墓亦與大夫互言也孝經云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此之彼猶得祭祀但墳墓不隨耳國君以社稷爲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大夫當國有寇難必

率衆禦之以死爲度

藍田吕氏曰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忠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爲言者皆指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爲之置社稷使其君守之爲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爲言也大夫之有宗廟士之保其丘墓義亦猶是大夫士則有以道去其君諸侯有國受之於天子有死而無去也然此去者國滅君死正也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則雖有不安其國致位而

去特一身去就而已是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寓公也人臣受命於君有死無二而已君之有社稷受命於天子者也大夫之衆士之制受命於其君者也故人臣敬君莫先於敬命棄命不死不敬莫大焉

長樂劉氏曰社稷危而不可存則國君死之民衆危而不可保則大夫死之禮制隳而不可固則士死之蓋國之治亂以禮制爲本而國君大臣隳之則士也必以死爭焉君以民衆爲基仇敵侵而伐之則大夫

以死捍焉民人以社稷爲主仇敵攻而取之則國君以死守焉

長樂陳氏曰孟子謂滕文公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春秋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去宗廟此重去宗廟之義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去則以私止之仁也死則以公責之義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則正於義而斃與夫

正於禮而斃一也國君死社稷而太王去豳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何也曰死社稷則爲民而已去豳以爲民雖不死可也死衆死制爲君而已死而非爲君雖不死可也彼紀侯之大去其國囊瓦之逃吳則異乎此矣然君子之謀國家也其勇足以無敵其智足以折衝豈以死爲善哉記之所言特其所守者當然也

嚴陵方氏曰國君旣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

廟墳墓何也蓋止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存乎
公義宗廟墳墓則身之所自出特在乎私情而已獨
國君一以社稷為言者以有國之尊無適而不以公
故也國君所以重社稷如此而太王得以獨去者蓋
此之所言者禮之經彼之所行者禮之權也以太王
合於義禮故孟子告滕文公以擇於斯二者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
臨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

神曰有天王某甫

鄭氏曰天子予一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孝王某嗣王某天王某甫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内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内也眕致也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余予古今字眕或

為祇

孔氏曰自此至亦名之論天子稱謂之事擯者稱天子以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為天所命子養下民此尊名也授政謂授所縣象魏之法於諸侯也任功謂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也予我也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自謙損也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踐

履也阼主人之階也天子升阼階臨郊廟之祭也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祝辭云孝王某某爲天子名也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鄭謂不敢外內者若宗廟內事祭辭稱孝山川嶽瀆祭之在外而辭稱嗣令天地社稷既尊祭之在內而用外辭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至若巡守徧於方嶽臨視諸侯凡所過山川悉不親往使祝致辭故不稱名而曰某甫云

某是天子之字甫是男子美稱猶尼父類也鄭註鬼神謂百辟卿士者盖謂昔爲諸侯卿士者也

藍田呂氏曰名者人治之大不可以不正也君子之有是名必有是事非守空名以示人也一人之身而名有異者内外尊卑人神死生之際不可以無别也此章所記皆天子之名其所以别者以此也君天下曰天子言天下者外薄四海兼夷狄之稱也古者於中國稱天王於夷狄稱天子夷狄者聲教之所不及

非王法所能治故不稱天王而稱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天子者繼天而王者也稱於夷狄則曰天子天子外辭也稱於諸侯及臣下則曰予一人內辭也予一人猶言孤與寡人也不敢以勢位驕人自比一人而已書所稱予一人大抵皆告諸侯之言分職授政任功則凡所以命諸侯命諸臣者莫不然也鬼神之在諸侯竟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某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又不可以無字也畛於鬼神者接

於鬼神也畛猶畦畛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也
長樂劉氏曰王畿五服之外蠻夷之君朝貢於王而
擯者稱天子以對之也以其不知禮義之所尊而戴
者獨天爾故稱天子以臨之不失其所畏也朝諸侯
謂分土爲九州以封五等之國千有七百七十三國
四時各以其職來朝於王六年而後徧也分職謂設
六官以法天地四時各專其職以考天下之敎而黜
陟幽明之也授政謂須禮樂之成法致中和於庶民

也任功謂建邦之六典以任天下之才而興功立事也凡此三者天子所以役中國之賢才措生民於皇極者也乃尊尚其德而謙抑自卑是以自稱曰予一人也

嚴陵方氏曰職欲各有所尊故曰分政欲一其所出故曰授功欲能有所勝故曰任分職然後可以授政授政然後可以任功故其序如此蓋所以朝諸侯之事不過是而已畛於鬼神者謂若巡守望秩於山川

也望秩之禮必於野外故以畛言之畛蓋田閒道也祭於畛則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天子之適諸侯非其常也蓋有時焉故於此特言有焉此皆祝者之辭也

石林葉氏曰嗣天正位以覆養其生類則曰天子故君天下則稱之所以親之也崇高富貴而天下無與敵其尊則曰予一人故分職授政任功則稱之所以尊之也上順天命下得人心曰天王故踐阼臨祭祀

諸侯畛於鬼神則稱之

廬陵胡氏曰覲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於王所則稱天子賜之舍

講義曰天下謂四海九州之逺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者皆是也君臨天下則本於天命以爲天之子故稱天子焉朝諸侯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分職謂禹作司空契作司徒臯陶作士之類授政謂汝平水土汝播五穀汝敷五教在寛之類任功謂咨汝二十

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之類分職則辨其職任授
政則命以政事任功則責以成功皆所以治百官也
四明沈氏曰曰天子則非自私之辭曰予一人則非
求助之辭位不可以己有所以歸之於天權不可以
人有所以執之於己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
立之主曰帝
鄭氏曰天王崩史書策辭也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

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告赴也登上也
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
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孔氏曰自上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
也復招魂復魄也精氣爲魂身形爲魄人命終畢精
氣離形臣子罔極猶望更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
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男子呼名婦人呼
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

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一人而已故止呼天子復也告喪謂天王崩遣使告天下萬國葬後卒哭竟而袝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天神曰帝令號此主同於天神若文帝武帝之類也　崔氏曰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令廟主曰帝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

藍田呂氏曰書崩及告喪皆曰天王史書策告臣民

之辭也復曰天子告天之辭也假至也猶易所謂王假有廟詩所謂來假來饗莊子亦云登假於道是也體魄則降魂氣在上詩云三后在天書曰殷先哲王在天言其精神升至於天臣子不忍斥言故婉其詞也先儒以假爲遐音恐未然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祔於廟之詞也周人卒哭而祔殷人練而祔蓋祔而作主始入於廟曰帝者同於天神生事畢而鬼事始也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主以配天也

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稱帝

嚴陵方氏曰天王崩者史之所書而以尊大稱之也

廬陵胡氏曰遐遠也竹書紀年帝王沒皆曰陟陟亦登也

中山成氏曰王用木木落歸本有始終之義人之生

無不死者天子之主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五
達相通漆書其謚故曰神主葬後孝子之心因無所
覩故以神主也主之狀古今異制不得以新禮求之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
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
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生名之曰小子王死
亦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

孔氏曰適嗣於初喪未忍即受天王之稱云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鄭引春秋文九年公羊傳文證天子三年之内稱予小子也嗣王既呼為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為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

藍田吕氏曰天子未除喪而没則其祔也不曰帝而曰小子如晉有小子侯之類蓋在喪當稱子故也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詞異也此云予小子者予衍文也詩書所載予小子之

稱不必未除喪之稱此又承措廟立主曰帝之文而言也則非自稱之詞故知無予字也生死皆名之曰小子王不稱帝不立謚未成爲君也

廬陵胡氏曰案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尸天子位亶俟踰年也三年之内王自稱不曰王爾臣下未嘗不稱曰王也王乃反喪服是也鄭又云謙未敢稱一人康王何以稱一人釗也

禮記集說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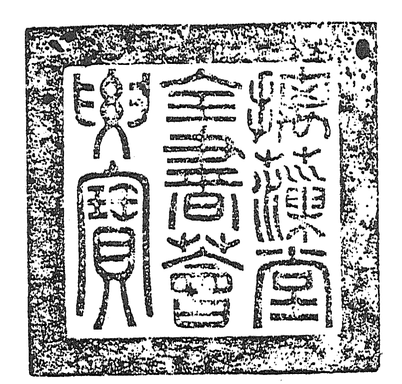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第五頁後七行然後臣佩垂刋本垂訛委據經文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故平王稱齊桓公以伯舅案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稱以伯舅乃襄王時事此引與晉文侯同作平王甚為錯謬

卷十一第二十八頁後一行趨以采齊刋本齊訛薺據王藻改

第三十三頁前二行太王遷岐語見孟子孔穎達

疏乃以為左傳說之文其下文亦以左傳為言殊不可解然考刋本註疏與衛氏此書所引皆同唐時諸經古本今不盡見未可執今本遽斷其非故從闕疑之義姑仍原文録之而附識其同異於此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王詢